《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七期　DEC 2025
DOI: 10.6579/NJEAC.202512_(7).0002

海上之客：明清小人國的圖與文*

曾學杰**

本文旨在探討明清小人國圖與文。聚焦「竫人」與「鶴吞小人」圖像的起源與轉變，及其在中國與東亞地圖與圖像中的流傳與再詮釋。小人國為中西文化中廣泛流傳的異域母題，在中國，《山海經》便已記有多種方位與形象不同的小人，如僬僥國、靖人與菌人等。然晚明文人敘述裡，都將海上而來的小人稱作竫人，同時，日用類書與《三才圖會》等所見皆係「東方竫人被鶴吞」圖。本文即以此為切入點，探討明清圖文如何形塑小人國知識。

文分四部分，首先分析明代流傳的圖文與相關記述；其次探討清初文人如何重新詮釋小人國，將之與《山海經》僬僥國相連結。第三，考察唐宋以來官修類書對小人國的記載，聚焦《古今圖書集成》所呈現的編纂邏輯與圖像策略。最後分析明清地圖與日本、朝鮮等東亞地區所繪地圖中小人國位置與樣貌，揭示圖像與知識的跨文化流動。

鶴吞了誰？本文透過圖文的梳理，揭示小人國想像如何隨時代、地域而演變，呈現出知識沿襲與轉向的動態過程，以及東亞文化對異域世界的共同構想與集體想像。

關鍵字：小人國、鶴與小人、明清地圖、類書、東亞

* 本論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人才培育補助計畫(博士生研究獎學金)）（申請編號114WFD0310025）「山川諸神：以《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為中心」之部分研究成果。經學報匿名審查，已根據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修正，謹此致謝。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嘉靖 34 年（1556），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攜帶一位身長約一尺的小人客居在餘杭楊一松府上。據胡秀所云，眾商人在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在一陣風浪中救獲男女一共十七人，年紀大約五十左右，見人不驚懼，能周旋期間，倦則睡息。胡秀以紅色鳥籠盛之，承以木板，用米食餵食，小人口中聞得唧唧之聲，不知所說。記述故事的人稱之「小人即崢人國也」。[1]

小人傳說是世界型的母題，中西文獻皆可見。中國小人國敘事多樣，先秦《山海經》便出現三種不同小人記載。〈海外南經〉「周饒國在東，其人短小，冠帶。一曰僬僥國在三首東」；〈大荒東經〉「有一小人，名曰靖人」；〈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僬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有小人名曰菌人」[2]由此可見，先秦起中國小人傳說就已為龐雜景況。既如此，何以明代文人認定所見小人為崢人？其又是從何處而來？這是本文所想關注的問題。

《山海經》敘事中，遠國異人處於實際地理為之不甚清楚的他界，分布東南西北四方，環繞一個若有似無的中心。《山海經》對遠國異人記述不詳道理，只取異人相對位置，敘事也不及遠國異人與中土之間的距離，異人所處的他界，因其渺不可及，似成敘述者投射想像的特殊空間。[3]而在明代文人筆下，似乎可見彼時對遠國異人在地理位置上的定位。

歷來研究者將小人等遠國異人視為一種傳說國度。研究晚明「異域圖譜」的劉亞惟提到「自羅洪先（1504-1564）《廣輿圖・東南海夷圖》已經以諸小國的方式來表示東南「諸夷」，其中包括扶桑、黑齒、大漢、大人、毛人、小人等傳說之國。」

---

[1] 田藝蘅著，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頁 232。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台北：廣文書局，1969）卷 6，頁 20b-21a。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卷 12，頁 12b-13a。

[2] 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台北：秀威，2023），頁 209、291、307、309。曹善手抄《山海經》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所據《山海經》與唐宋官方類書引《山海經》多為相似，較今流傳最廣宋代尤袤刻本，應是較早較好版本。參見鹿憶鹿：〈《山海經》的再發現──曹善抄本的文獻價值考述〉《故宮學術季刊》，39（台北，2021 年 9 月），頁 81-122。

[3] 鹿憶鹿，〈《山海經》羽民神話：遠國異人圖俗考〉《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6：5（湖北，2023 年 9 月），頁 1。遠國異人意指《山海經》第六卷《海經》以下載錄多種形貌、習俗特殊的異人。「遠國」是距離遙遠，「異人」則指形貌乃至能力的特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種傳統影響明代一系列地圖。[4]此外，他曾對明代流傳小人圖像進行討論。明代日用類書與《三才圖會》小人圖皆呈現「小人戰鶴」傳說狀態，研究中指出這樣圖示在東西文化皆可見之，文中也對明代之前中國文獻小人記載有所梳理。[5]另個關注中世紀地圖小人傳說的則是王永杰，他注意到中世紀地圖存在與中國故事相似的小人圖像，提到利瑪竇等紀錄的矮人國則出自西方資料。[6]在前人研究上，似可進一步檢視明清文人視域中，小人來自何方，究竟小人國為何？

文分四部分。首先，針對元明間小人圖文與相關記載進行探討，分析當時小人知識的脈絡。其次以清初文人為中心，分《山海經》研究者與文人筆記兩部分觀察時人對小人的知識圖景。第三，檢視唐宋以來官修類書的小人記載，並著重考察清初編纂的大型類書《集成》，主要編纂者為陳夢雷（1950－？）[7]，後由蔣廷錫（1669－1732）接手。[8]《集成》是陳夢雷重新發凡起例而成，書中圖文並茂，因此，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當代知識構設。[9]明代永樂間所編《永樂大典》雖殘存不全，但亦存有小人相關內容，可惜的是，雖保有小人知識，但並未出現小人圖像，無法透過圖文深入討論。[10]

---

4 劉亞惟，〈以夏變夷：晚明「天下全圖」的域外知識來源與製圖觀〉《嶺南學報》，16（香港，2022年12月），頁253-291。

5 劉亞惟，〈異族傳說的圖文流傳：「恆與鶴戰」的小人國故事〉《中國學術年刊》，44：春（台北，2022年3月），頁89-115。

6 王永傑，〈利瑪竇、艾儒略世界地圖所記幾則傳說考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8：3（陝西，2013年7月），頁124-141。

7 陳夢雷生卒年，各方學者皆有討論，陳氏生年大多認為是順治7年（1650），然石海英，《陳夢雷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頁6。以《松鶴山房文集》推算，陳氏應生於1651年。卒年部分，石氏與張玉興，〈關於陳夢雷第二次流放的問題〉《清史研究通訊》，2（1984年4月），頁19-21，皆指陳大約死於雍正二年以後，乾隆六年之前。

8 楊玉良：〈《古今圖書集成》考證拾零〉《故宮博物院院刊》，1（北京，1985年3月），頁33-35。曹紅軍：〈《古今圖書集成》版本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3（北京，2007年9月），頁53-66。趙長海：〈《古今圖書集成》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吉林，2004年5月），頁43-47。蔣廷錫接手《集成》編纂時，一度向雍正提及對印刷已成部分重新整校，然這樣要求隨即被雍正帝駁回，他認為「改印者不必，恐有後論。將已成好之書改壞大有所關，如必有不可處，亦當聲聞於眾而行」換言之，對於康熙所留下的《集成》編纂，雍正帝不願意大規模更動。

9 康熙帝曾下令編纂官修類書《淵鑑類函》，該書乃網羅唐宋以來類書，經過整理增補而成，故此，《集成》重新發凡起例編纂在時代具有相對意義，是當代較完整知識體現。《集成》研究可見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10 現存《永樂大典》中有《山海經》圖像18幅為現今可見最早的《山海經》圖像。其中遠國異人圖15幅收錄於「人部」，與晚明《山海經》圖同中有異。只是這些圖像中並未出現小人，是編纂者所見圖本沒有小人？又或是小人圖像在《大典》的知識建構中並非編纂者所關注？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在晚明至清初的有圖類書中一旦提及小人國，泰半皆可見小人國圖。關於《大典》的《山海經》圖像討論可參見鹿憶鹿，〈現存《永樂大典》引《山海經》圖像考述〉《故宮學術季刊》，41：4（台北，2024年6月），頁35-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因此，《集成》小人國的知識構設值得關注。[11]最後，關注明清地圖的小人國。藉由本文，或可對小人國有不同的認識。

二、明代小人國的圖與文

（一）明代流行的靖人圖

小人從海上而來的敘事在明代似乎十分常見，顧起元（1565—1629）《客座贅語》有另一則小人故事。隆慶年間，金漢泉帶兩個海上漂來的小人歸鄉，為老婦與男子，根據描述兩者應為母子，身長尺許聲音如燕，以方籠豢養。顧起元認為小人為前史所言的竫人。值得注意的是，顧起元提到，男子逝世後，老婦「亦知索白布裹其首，若成服者」，[12]似乎有意提醒讀者，這對海上而來的小人乃知人文禮樂，是受過教化的異族。

故事與上述田藝蘅（1524-？）《留青日札》所載小人國不同，但他們一致指稱小人為竫人。《日札》不僅記載一種小人知識，除竫人外，還有〈侏儒〉與〈筵　人〉。《侏儒》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國人謂襄公曰小子，謂臧紇曰侏儒，蓋武仲短小故也，與侏儒同」並引《後漢書》侏儒國人長三四尺，位東海距女王國四千尺；《拾遺記》員嶠山友陀移國人長三尺，廣延國人長二尺。該條最後，他說杭州此人甚多，而他們所生孩童又皆長。[13]簡言之，竫人、侏儒皆可見，且有差異：竫人為「種族」；侏儒則是基因問題，不必然遺傳。可見，海上而來的小人，田藝蘅並非隨意採用冠名。

---

[11] 本文以雍正四年（1726）刊刻《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為底本，是書每半頁 9 行 20 字，白口，四周雙邊。所引圖像皆係此本，為避免反覆引用之繁雜，僅在圖下註明。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2] 顧起元著、孔一校，《客座贅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九，〈小人〉，頁 1420。

[13] 田藝蘅著，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頁 231、232。值得注意的是，相類的知識整理，在顧起元的筆記當中也可見之，《說略》「東方小人國，名曰竫，長九寸，見《山海經》。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鶴國男女皆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不死，見《神異經》。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見漢武故事，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寸寸似當作尺，見《續博物志》。」藉此，似乎可以發現，明間注意到海上小人者，對於小人的知識皆有一定程度的梳理。顧起元，《說略》，四庫全書本影印，杭州：浙江大學圖書館藏，頁 18b。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此現象或非偶然，而是明代流行的一個域外知識。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出現一系列小人國圖，圖像裡小人並排勾手前行，上方飛旋鶴鳥乙隻[14]，劉亞惟指出圖像受中國小人戰鶴傳說影響。我不願繼續深究小人戰鶴傳說與圖像間關係，而將目光放到圖像簡介上。



（圖 1）小人國。

左起《五車拔錦》[15]、《三台萬用正宗》[16]、《五車萬寶全書》[17]。

日用類書圖示皆稱「東方有小人名曰竫，身長九吋，海鶴遇即吞之，不敢孤行」。（圖 1）文字非憑空而來，元代周致中（？－？）《異域志》就已可見「《山海經》曰東方有小人國曰竫，長九吋，海鶴遇而吞之。昔商人曾至海中見之，乃在海尾閭穴

[14] 晚明日用類書常設有「諸夷門」一類部門，內容大同小異，顯示彼此之間可能存在相互複製與抄襲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書籍中所繪製的小人圖像幾乎呈現出一種固定的圖像傳統，即描繪東方竫人群聚抵禦上方盤旋的鶴鳥。筆者認為，圖像的呈現不僅旨在描繪小人所面臨的困境，更可能藉由巨鳥與矮人的強烈對比，凸顯竫人身形之矮小，形塑一種「以大觀小」的視覺敘事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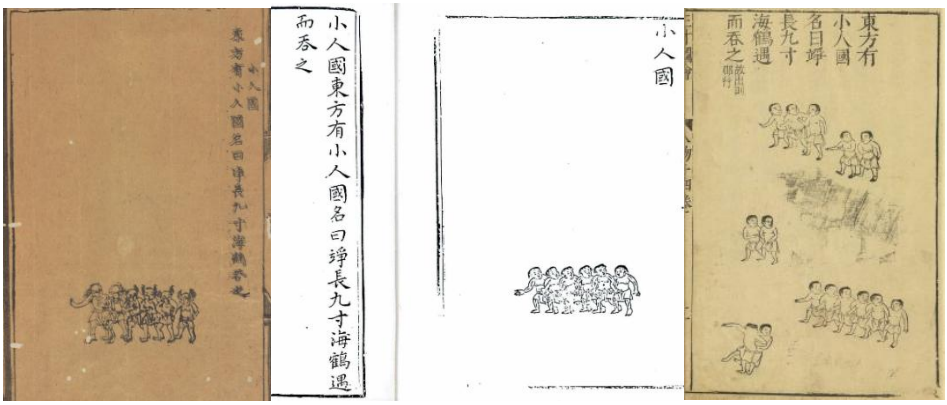
[15] 不著撰者，《五車拔錦》（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 1（東京：汲古書院，1999）。

[16] 不著撰者，《三台萬用正宗》，（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 3（東京：汲古書院，1999）。

[17] 不著撰者，《五車萬寶全書》，（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 8（東京：汲古書院，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也」。[18]關於《異域志》，鹿憶鹿有深入研究，他指出現明代普遍流傳的《異域志》兩卷，都是萬曆年間周履靖（1549-1640）輯刊，屬後來重編本，已非周致中本原貌。《異域志》早先應是抄寫本，後來才出現刻本。[19]如氏所言，現見《異域志》有周履靖等添墨痕跡，因此，書中提到商人曾在海上見到小人，應非出自周致中，原書內容當與日用類書無異。與之較有聯繫的《異域圖志》[20]、胡文煥《新刻羸蟲錄》[21]也僅提到海鶴吞之。換句話說，周履靖也悉知這位自海上而來的客人。



（圖 2）小人國。左起，《異域圖志》、《新刻羸蟲錄》。

《異域圖志》與《新刻羸蟲錄》的圖像詮釋，並未特別強調「小人戰鶴」故事，僅呈現小人勾手並排。我們可以肯定，書籍間或據同母本，或是相互「複製」的關係。

此外，《異域圖志》小人頭頂光禿，左右兩側各豎毛髮一撮的樣式與爾後所見圖本明顯殊異。鹿憶鹿提到異人特殊髮式在中世諸多佛經便已出現，而異人髮型透露不同層次的意義：其一，與異空間非人存在的聯繫；其二，與上古神人間的呼應。

> 若就其與異空間非人存在的關聯而言，披髮、蓬髮、麤毛上豎的形象，隱然有將遠國異人與夜叉、魔怪相等同的暗示，表現的是遠國異人「非人」的特質。

[18] 周致中輯，周履靖、陳繼儒校，《異域志》（據明萬曆周履靖輯刊夷門廣牘本影印，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1971），頁 46b。

[19] 鹿憶鹿：《異人　異域　異獸：《山海經》在明代》（台北：秀威，2021），頁 15-40。

[20] 不詳，《異域圖志》，明刊本，現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

[21] 胡文煥輯，《新刻羸蟲錄》冊 2（據北京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 21 年胡文煥刊《格致叢書》本影印，北京：學院出版社，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而與上古神人間的呼應來說，遠國異人的髮式所傳達的，似是遠國異人與太古時代之間的關連，遠國異人存在於文明之前的時代，或者遠國異人一直都是非文明的存在。[22]

《異域圖志》小人髮式刻畫是特殊的。或許反映製圖者對小人不同的想像，或則視其為傳說不可及的人物。往後我們所見小人，並不刻意強調異樣形象，除身形矮小外，小人與常人無異。

晚明王圻（1530—1615）父子所編《三才圖會》（下簡稱《圖會》）也屬這個系統畫作，但有所改繪。圖中除呈現與《異域圖志》、《新刻贏蟲錄》相同六人併排於右下角，還額外增添許多小人且狀態不類，上方有三人成群勾手，另有兩人對視交談，非勾手狀，左下兩個小人嘻耍似摔角。《圖會》改寫似可說明，明代所認識的東方踁人，出行成群絕不會隻身一人。《異域圖志》、《新刻贏蟲錄》不似日用類書強調小人「不敢孤行」，但在《圖會》介紹下方特別加上小註「故出則郡行」，企圖加深「小人戰鶴」與小人國間的干係。且先不論之，就圖像而言，「成群」儼然成為明代小人國圖的特殊標誌。

（二）蔣應鎬《山海經》圖中的小人國

明代小人圖還可見於蔣應鎬《山海經圖》（下簡稱蔣本，圖 3）[23]蔣本圖像存在幾個特點：首先，蔣本繪有背景存在空間展示；第二，圖像為多神、多人、多獸的複合式「大圖」，具濃厚敘事性。書中繪有三種不同的小人，依序出現在〈海外南經〉、〈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圖 3）

[22] 鹿憶鹿，〈現存《永樂大典》引《山海經》圖像考述〉，頁 59。

[23] 蔣應鎬繪，《山海經圖》，萬曆末天啟初，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文圖像皆據此本，未免反覆徵引，僅在圖下說明，不另作注。相關討論見鹿憶鹿，《異域　異人　異獸：《山海經》在明代》，頁 236-2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3）蔣本小人國。

左起〈海外南經〉周饒國、〈大荒東經〉靖人、〈大荒南經〉菌人

蔣本三處小人形象各異。〈海外南經〉所見小人為周饒國，形象據經文「其為人短小、冠帶」。儒者作揖的形象與圖像下方不死民、三首國不同，形成鮮明對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饒國人不僅穿衣戴冠，還穿有靴子。就此，編纂者致力凸顯周饒國人文明樣態。郭璞描述周饒國「其人常三尺，穴居，能善機巧，有五穀居」[24]周饒國應為農耕社會。出土文獻裡唐墓壁畫有侏儒人，模樣與蔣本十分形似。（圖 4）唐代統治者在宮中豢養侏儒的情形，較前朝有過之而不及，不僅國內有土貢，康國、室利弗也曾貢獻過海外侏儒。[25]唐墓所繪侏儒是真實存在，蔣本周饒國與唐代侏儒相仿是巧合？還是繪者吸收唐代相關畫像？在繪者眼中似乎認為周饒國所述小人即侏儒。



（圖 4）侏儒。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26]、張去奢墓壁畫[27]。

〈大荒東經〉靖人也別日用類書成群狀，其未著衣物獨自貯立山丘上，與右旁大人國形成對比，兩者並列凸顯大小差異。靖人與大人國繪製手法相類，兩者坦露身軀，都留有一頭長髮。參看經文「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駿，張其兩臂。有一小人，名曰靖人。有神，人面瘦身，名曰犁之尸」[28]陳述中大人與靖人像位在同個場域。蔣本將靖人與大人、犁魏之尸，置入同個畫框中，身為神人的犁魏之尸在異人之上，大人回頭垂首俯瞰身不過膝的靖人。透過圖像或可推測在作者認知中，靖人與大人存在相類習性，同屬一個文化圈。

〈大荒南經〉所繪其人矮小，頭頂微禿而兩鬢有髮，身不著衣，下擺圍布。較為困擾的是〈大荒南經〉有兩個小人敘述，分別為焦僥國與小人菌人。既如此，圖

[24] 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頁 209。

[25] 李鎔蓁，韓香，〈中國史籍中的矮人群體──以侏儒、僬僥、短人為例〉《暨南史學》，26（廣東，2023 年 6 月），頁 34-45。

[26] 張銘洽主編，《章懷太子墓壁畫（中英文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62。

[27] 陝西歷史博物館編，《中國古代壁畫（唐代）》冊 2（廣西：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頁 188。

[28] 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頁 306、3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像小人是誰？為解開這個問題，我們將目光放到蔣本全開大圖中，版心指出圖為「第六十七圖」，範圍從〈大荒南經〉盈民之國到經末，但兩小人皆在此範圍中。兩處經文如此描寫

> 焦僥國：有宋山者，多赤蛇，多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
>
> 菌人：有蓋猶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有小人名曰菌人。[29]

關於焦僥國，郭璞注「皆長三尺」，與〈海外南經〉郭注可以互見。菌人，郭注僅曰「音朝菌」，神形樣貌皆未提及。馬昌儀認為這幅圖像所繪為焦僥國，並言焦僥國即周饒國、小人國，與〈大荒東經〉靖人、〈大荒南經〉菌人都屬侏儒類[30]，然筆者認為圖示小人應菌人為是。原因有三：首先，郭注所言焦僥國與周饒國身形相仿，且都提及其人食穀，二者或為同一國人。〈海外南經〉周饒國穴居，身形短小、「穿衣戴帽」的描述，與蔣本〈大荒南經〉圖像衣不蔽體相悖。與〈海外南經〉周饒國繪製講究明顯不同。其次，〈海外南經〉與〈大荒南經〉內容多有重疊，如截民之國、不死票國等等。這些遠國異人未在作者畫筆下重複出現，沒有道理焦僥國獨出一幟。第三，觀看蔣本「第六十七圖」上方有不返胡余、祖狀之尸。前為南海之神，踏雲浪貯立在南海，祖狀之尸則身處岸邊，據描述其身處宋山。若如經文所言，祖狀之尸與焦僥國在同個空間，圖中的流水便值得玩味。有一人暢游水中，身長有翅、鳥喙，嘴上叼有魚一隻，為張弘國人，此國羅列焦僥國後。換言之，這個水中國度將祖狀之尸與下方小人區分而開，變成兩個場域。綜上，這位頭禿雙鬢有毛、雙手前伸的小人應非焦僥國，而是菌人。蔣本的小人區分，說明繪者認為《山海經》有三種不同形貌、狀態、場域的小人國，與明代坊間流行小人併行圖像不同，呈現另一風貌。透過明代流傳兩種類型的小人圖像可見，彼時對小人國的認識呈現出既有新知又有傳說的現象。我們將目光移到清初，清初文人筆下小人國知識圖景會是何等面貌？

[29] 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頁 309。
[30]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台北：蓋亞文化，2009），頁 1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清初文人的小人國知識

從明代圖像可見，時人對小人國想像複雜，《山海經》三種小人與傳說的糅雜。清初研究《山海經》學者吳任臣（1628－1689）、郝懿行（1757－1825）、畢沅（1730—1797）、汪紱（1692－1759）等對小人國有各自看法與解讀。本節中，我想透過兩個層面觀察，首先，考察清初《山海經》研究者對小人國的認識，其次，跳脫《山海經》框架，清初文人會呈現怎樣的小人知識圖景。

（一）清初《山海經》學者視域下的小人國

談論《山海經》非清代始然。目前所見較早對《山海經》進行考釋評點乃南宋劉辰翁（1233－1297）。他對小人國有評「鴸國男女，長七寸，尤矮」。[31]明代則有王崇慶（1483－1565）《山海經釋義》、楊慎（1488－1559）《山海經補注》。之所以不從明代論之，乃因兩者未特別關注海外遠國的小人，楊慎《補注》未論，而王崇慶的小人關注非在地理、種類，〈海外南經〉周饒國注「物之不齊之道也，短小冠帶亦可則也。」[32]；〈大荒東經〉靖人則注「小人，靖人也，其刺惡者婉矣。型之小大而論非旨也。若夫以神為人面獸身，蓋亦傷也」[33]，兩處注釋皆非關注形體差異，王氏解讀《山海經》有政治性投射。[34]而在考據學蓬勃的清代可見，《山海經》研究者對小人國多有關注，各自提出不同觀點。

明末清初的吳任臣《山海經廣注》（下簡稱《廣注》）對四種小人都有註解，〈海外東經〉周饒國註解最為豐富。《廣注》引《通考》「僬僥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卷六，頁 6a），《文獻通考》為宋元之際學者馬端臨（1254-323）所作。[35]而《太平御覽》引《外國圖》「僬僥民，善沒游、善捕鸛鳥，其草木夏死而冬生」，[36]應後者「夏死而冬生」為是。草木夏生冬枯是為常態，既文獻對草木生長特別提及，「夏死而冬生」非常表現更為妥貼。《廣注》特別關注朝貢

[31] 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頁 209。劉辰翁評點《山海經》相關討論參見，鹿憶鹿：〈劉辰翁評點本《山海經》考論〉《人文中國學報》33（香港，2021 年 12 月），頁 317-353。

[32]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卷 6，明萬曆刊本，北京中國圖書館藏，頁 4a。

[33]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卷 14，頁 3a。

[34] 施政昕，《王崇慶與《山海經釋義》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20），頁 74-76。

[35] 馬端臨，《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頁 1589。

[36]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 3630。本文引用皆據此本，囿於篇幅謹在引文後方注明頁數，不另作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記載，引《竹書記年》「堯二十九載貢沒羽」、《帝王本記》「舜時焦僥氏來貢沒羽」、《廣成頌》「焦僥之珍羽謂此也，漢明帝時西南國焦僥來貢獻」。之後吳任臣糅雜各式小人在註解，如「人之短者，廣延國人長二尺，張仲師長一尺二寸。鵠國男女長七吋，陳章與齊桓公所言是也。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見窮神秘苑。未多國長四寸。李子敖長三寸三分，黃帝時務光長七寸名曰巨靈……」等。（卷六，頁 6a）典籍短小身形的古人與異國混為一談。

當中也出現有關小人戰鶴的國家，但吳任臣僅對異國小人身形長短作描述，未談傳說。此情形也體現在《廣注》五卷圖，其圖卷依靈祇、異域、獸族、羽禽、鱗介分成五類，學者有深入研究。[37]



（圖 5）小人國，吳任臣圖本。[38]

〈異域卷〉小人國與晚明《新刻贏蟲錄》、《異域圖志》相類，右上介紹「人長九寸，在大荒東」，但未提及有關鶴吞小人的內容。（圖 5）矛盾的是，作者不是不談鶴吞小人的傳說，相關記載引自明代西洋學者艾儒略（1582－1649）《職方外記》「歐羅巴西海，有小人國高不二尺，跨鹿而行，鸛鳥嘗欲吞之。馬端臨云大秦有小

[37] 吳任臣的五卷圖一共 144 幅圖，鹿憶鹿提到吳任臣五卷圖分類在清代影響甚大，不僅流行於清代坊間粗本，也成為清宮《獸譜》的題材。見氏著，〈嗜奇愛博，名物訓詁──《山海經廣注》的圖與文〉《淡江中文學報》37（台北，2017 年 12 月），頁 101-139。

[38] 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清乾隆 51 年金閶書業堂刊本，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本文引用皆據此本，囿於篇幅謹在引文後方注明頁數，不另作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國軀纔三尺，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下方引述馬端臨說法或可視為吳任臣對傳說的看法；小人與鶴的關係，來自鶴鳥偷食莊稼，小人無能抵禦。較之鶴吞小人、小人戰鶴合理不少。最後引《北域本末記》曰「窟北馬行一月為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北方呼為羊胞頭」提到「然則人長三尺不獨焦僥也，又焦僥或作憔僥」（卷六，頁 6b）透過典籍爬梳與整合，吳任臣筆下可以看到周饒具象化的呈現。這或許也是作者引《職方外記》一大原因，鶴吞小人的傳說非中國獨有，乃中西方共同母題，藉此增加其傳說的真實性。

〈大荒東經〉引王鏊短解「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竫人」、《博物志》「東方有螗螂、沃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等。同時，他注意到《日札》商人拾得竫人的故事。與周饒國吳注朝貢、北方羊胞頭等，可見他關注異人的真實性。〈大荒南經〉焦僥國《廣注》則未強調與周饒國的關係，而引《說文》「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卷 14，頁 3a）同經的菌人，吳任臣認為與另個「人木」傳說有所關係。《廣注》引《抱朴子》「芝有石芝、木芝、肉芝、菌芝，凡數百種千歲，蝙蝠萬歲，蟾蜍山中見小人皆肉芝類也」、《南越志》「銀山有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日沒死，日出復然」、《事物紺珠》云「孩兒樹出大食國，赤葉枝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則笑」，他認為《事物紺珠》等所述的樹上小人可能就是菌人。（卷 15，頁 8a）《事物紺珠》，黃一正（？－？）所編，萬曆年間人。《廣注》將菌人與樹生小人傳說結合或非偶然，而是受明代異域知識影響，《事物紺珠》「小兒樹」故事類型與《三才圖會》「人首花」均在晚明流傳，文獻梳理下可知，傳說與《山海經》毫無關聯，是後世新產生的異域知識。[39]

《山海經》毫無說解的菌人在吳任臣所接收的知識裡鮮活起來。大食「小兒樹」傳說在唐代便可見之，但將兩者連結，除《廣注》外，並未出現在清初《山海經》研究者筆下。可見，是吳對「小兒樹」傳說與菌人的獨到見解，也是彼時東西交涉的結果。另外，他也引《領海異聞》「香山有誤如嬰孩而躶，魚貫同行，見人則笑，至地而滅，泰泉黃佐目擊之」又，商人高氏在清遠縣山中看到小兒奔走，儼如人型，脇下多有兩翅，任臣都以為與菌人相類。可以發現吳氏筆下的菌人有兩大特點，此類小人或見人而笑，或身處山中。

[39] 劉亞惟，〈域外傳說的真實與想像：大食國「人木」故事的跨文化流傳〉《淡江中文學報》45（台北，2021 年 12 月），頁 2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下簡稱《箋疏》）認為周饒亦「僬僥」音轉，又聲轉為侏儒。引《魏志・東夷傳》云「女王國，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與周饒國同類，《初學記》卷 19 引《拾遺記》「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郝氏認為「陀移」為「周饒」異名，員嶠山與方丈山兩者相近。明代圖像認為小人戰鶴傳說是東方靖人，但郝氏卻將傳說載於周饒國此條。郝氏指出《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吋，朱衣玄冠」與〈海外南經〉所載「短小、冠帶」之說契合。並且「有鶴國，人長七吋，海鵠遇則吞之」與《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小人國在大秦南，人饞三尺。其莊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助之。即僬僥國，其人穴居也」與郭注合。[40]從對周饒國的認識與徵引，可以推測郝懿行透過典籍所載小人身形來判定是否為周饒國。

鹿憶鹿疑受《箋疏》影響，明代所見小人戰鶴圖像歸置〈海外南經〉，並提及明清圖像小人國皆有鶴鳥盤旋其上，事實上，從吳任臣與下節《集成》所見的小人國圖像並未特別強調二者間的聯繫。[41]此外，郝懿行對周饒國地理位置亦有說法。他引《說文》「南方有僬僥，長三尺，短之極」、「西南焚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韋昭（201—273）注云「僬僥，西南蠻之別名」；又引《淮南子・墜形訓》「西南方曰僬僥」。[42]就此來看，郝懿行認為僬僥國位置西南，與明代常見小人圖像說法不同。

〈大荒東經〉靖人，郝懿行明確指出周饒國非此。他引《列子・湯問篇》「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吋」補充郭注《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吋」，又引《初學記》郭璞圖讚「僬僥極麼，諍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饞了。」[43]說明兩者區別，認為靖人來自東北極。透過典籍相互補充，肯定靖人出處。郝懿行徵引不免令人想到唐代柳宗元（773—819）〈行路難〉「北方諍人長九吋，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44]詩人認為靖人在北方，許是受到郭注或其他典籍影響。此說也見宋代黃仲元（1231—1312）《四如集》「北方諍人，見者齒矧」下

40 郝懿行撰，鑾保群校，《山海經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21），頁 242、243。郝氏考據《山海經》多關注唐宋間類書與詩文。參見鹿憶鹿，〈《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東吳中文學報》41（台北，2021 年 5 月），頁 67-102。

41 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頁 209、210。

42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頁 242、243。

43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頁 327。

44 柳宗元，《柳河東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 7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引有《山海經》作注。[45]透過瑣碎資料可見，歷來對靖人所在有各式看法。〈大荒南經〉的菌人，《箋疏》則作屬靖人類，而非「即靖人」，可見郝氏認為兩者非同人，並引《廣注》作為補充。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則言《淮南子・墜形訓》沒有周饒國，周饒國即僬僥國兩者音近。《周書》王會有周頭國即此國。畢沅引韋昭（204－273）、《淮南子》、《說文》、《括地志》等指出此國位西南或南方。同時，也將鶴與小人傳說記載於〈海外南經〉，透過郝懿行與畢沅可見，清初學者對傳說的認識與晚明圖像殊異。但與前者不同的是，畢沅認為《山海經》的四種小人似為同種人物，如〈大荒東經〉靖人曰「此似釋〈海外南經〉周饒國也」；〈大荒南經〉焦僥國「此似釋〈海外南經〉僬僥國也」、菌人處則言「此即〈大荒東經〉靖人也」。[46]簡言之，畢沅皆有所云，究其實，他未作出明顯區分。

汪紱雖出生清初，較郝懿行、畢沅要早，但所注《山海經存》卻是四本《山海經》研究最晚刊刻。汪氏逝世後百餘年，光緒 21 年（1985）由余玄遴玄孫余家鼎、趙展如共同募資。有別今見《山海經》版本，《山經》分五卷，《海外》、《海內》、《大荒》各合成一卷，共三卷。陳連山指出《山海經存》是汪紱晚年作品。[47]書中有大量圖像，圖與明清所見《山海經》圖多有不同。可惜的是，《山海經存》並不完整，刊刻前便已殘缺，《海外經》、《海內經》闕如，現刊本案「謹案汪氏原題九卷，而闕卷之六卷之七案次卷當以《海外四經》為卷之六、《海內四經》為之卷七，今謹遵畢氏校正本補錄經文及郭注，並節錄採畢說以便參考，更為補圖之後」。[48]因此，〈海外南經〉周饒國已不見汪紱之意，慶幸的是，《大荒經》尚存。

〈大荒東經〉靖人，汪紱將己意與郭注混合。柯秉芳以為這是《山海經存》一大特色，「融會貫通」後重新作注。[49]汪紱將《詩含神霧》完整引出，也引《神異經》

---

45 黃仲元，《四如集》卷 5（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 3b。

46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據清乾隆 48 年刻《經訓堂叢書》本，收入毛麗婭《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一輯冊 10；成都：巴蜀書社，2019），頁 211、287、300、302。

47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154。鹿憶鹿，〈汪紱《山海經存》中的民俗醫療──以〈五藏山經〉為中心〉《淡江中文學報》44（台北，2021 年 6 月），頁 167-207。

48 清・汪紱，《山海經存》，（據清光緒 21 年刻《汪雙池泉書叢書》本，收入毛麗婭，《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二輯冊 12；成都：巴蜀書社，2019），頁 295。本文所據汪紱圖像皆據此本，謹在圖下註明。

49 柯秉芳，〈論汪紱《山海經存》之圖文特色及其價值〉《有鳳初鳴年刊》，8（台北，2012 年 7 月），頁 277-3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方有小人身長一分朱衣玄冠，掇而食之其味辛。並云「國朝閩提督某嘗得二僬僥人，畜之，檻中長尺許，食以果實，然其頭大身小，殊類猿猴耳，以為有技巧，穀時殆未然也」;《外傳》「焦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數十丈，數之極也」評道「斯言近之，其余皆荒唐」。[50]汪紱認為靖人或非人也，可能是居處山中猿猴一類，其人不食穀，不會技能，食用果實，見解與上述皆不同。雖現存資料只見汪紱對靖人的認識，但他留下兩幅小人畫作，一為靖人，另是〈大荒南經〉菌人。（圖 6）



（圖 6）汪本小人。左起〈大荒東經〉靖人、〈大荒南經〉菌人。

〈大荒東經〉靖人，圖稱「小人」，其人裸身回首。值得玩味的是，雖未著衣物，卻繪有頭髻，並列而行，繪法與晚明圖像、《廣注》略有殊異，但還是能看到當時流傳小人圖像的痕跡。然汪圖與注解也未強調小人與鶴的關係。

菌人圖形似蔣本小人圖，研究者指出汪圖與蔣本筆法多有契合。[51]就此而論，汪本菌人繪製，恰與筆者推測蔣本〈大荒南經〉小人圖為菌人不謀而合。因此，回頭看汪本靖人圖實則有趣，既然汪氏極大可能以蔣本為底本，他卻未採用蔣本單人小人圖，而採用廣為流行的小人圖，可見靖人成群形象深植人心，但他與清代其他學人一樣，未強調與鶴的關係。此外，雖〈海外南經〉缺失，但透過汪紱對小人的關注，我推測書中也繪有周饒國，〈大荒南經〉僬僥國汪紱未多加著墨，也未附圖，甚至省略郭注，很大原因是他認為僬僥國即周饒國。

[50] 汪紱：《山海經存》，頁 383。
[51] 鹿憶鹿，〈汪紱《山海經存》中的民俗醫療——以〈五藏山經〉為中心〉，頁 1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研究《山海經》學者的視角，我們看到對小人各式見解，有同有異。重要的是，他們對「鶴與小人」傳說與晚明諸圖不類，更傾向傳說與周饒國有關。接下來，我們跳脫《山海經》的脈絡，將目光放到清初文人筆下的小人敘事。

（二）清初文人筆下的小人國

順治 12 年（1655）三月癸卯日，談遷（1594—1658）在東岳廟看到有竫人，長三尺，自云今歲十九，羽服募錢。[52]他的友人曾在蜀中看到若干竫人於一籠，身形不到三寸，短於僬僥，聲啾啾如雀。[53]談遷將所見聞的小人皆稱竫人，實際上，若仔細觀察，兩種小人身形明顯不同，東岳廟所見小人通得人語，反之，籠中小人則不通，聲音啾啾如雀，與《日札》中海商所獲小人形似，只是這次小人出現在蜀中。上述兩則，談遷未區分小人，恐與明代流行竫人有關。談遷知道僬僥，除籠中小人說明所見其短於焦僥外，亦有詩「栖傍上林依玉樹，來從東海笑僬僥」下方有注「產海州」。[54]如此，當時竫人已成小人一種通稱？

同為明末清初的顧炎武（1613—1682 年）也論小人。《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僬僥於〈廣東備錄下・雜蠻〉

> 海獠，凡浮海自東、西二洋，皆是也。南有八蠻：曰天竺，曰咳首，曰僬僥，曰跛踵，曰穿胸，曰儋耳，曰狗軹，曰旁春。凡此八者，自有荒服以來，名號不知其幾變矣……僬僥乃永昌徼外夷，其人長三尺，而諸番黑小厮或充貢物。[55]

僬僥國於南蠻，乃可考之國，惟在該書中未見晚明所流行的竫人。顧炎武所述知識，在明清之際，似十分常見。《罪惟錄》稱南蠻諸人為獠人，「兩廣之境，北接湖廣五溪，西接黔蜀，多徭人、獞人、獠人、黎人、蛋人、馬人、山子、野人之屬」，其中獠人記之

> 古稱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裩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沿習不一，有旱攔已射生為活雜食虫豸，每村智過人者為長……[56]

---

52 談遷，汪北平點校，《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紀郵下〉，頁 99、100。
53 談遷，〈徵異〉，頁 278。。
54 談遷，〈或貽朱太史雙鶴漫賦〉，頁 205。
55 顧炎武，黃坤校點：《顧炎武全集》冊 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3411。
56 查繼佐，《罪惟錄》冊 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頁 56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峒谿纖志》則認為是徭人，「徭一名傘，其種有八曰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又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裸之屬，嶺表海外有之。徭俗，童時燒鐵烙足，沁以臘油重趼如鞹，易登險峻……」。[57]《峒谿纖志》，康熙陸次雲（?—?）所著有關西南少數民族的雜志。可見，焦僥人的認知雖有依據，但也存在歧義。只是為何會出現民族認知的差異。由《罪惟錄》提到徭人「古八蠻之種也，以南窮極嶺海，迤達、巴蜀皆有之」[58]不難看出，陸次雲認為兩者所述八蠻同類，所謂獠人是「各山子，處於嶺表之海外」。[59]

清代學者紀昀（1724—1805）筆記中，小人則位烏魯木齊深山，當地牧馬者常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皆有，會在紅柳開花時折枝盤成小圈，戴在頭上跳舞，嗷嗷哼歌。這種小人會至帳中竊食，被人抓獲便跪地哭泣，捆則不食而死，如果放還，初始不敢遽行，行數尺則回頭，他們居住何處不得而知。紀昀認為此非木魅，非山獸，應為僬僥類，但不知其名，所以稱之紅柳娃。丘縣巫天錦在巡視牧場時，也曾見這種小人，他拾回端詳發現與人無異，巫天錦以為這是《山海經》竫人。[60]此也被俞浩（？－？）《西域考古錄》所錄。[61]

另，紀昀曾聽吉木薩台軍言，深山有人衣紫毳毹，面首皆有毛髮長寸許，一女子姣麗穿綠色蒙古裝卻不穿鞋，兩者相對吃烤肉，身旁有四五個毛人，如小兒不穿衣，見人嘻笑，其所說非蒙古、額魯特、回部、西番語，不可辨。爾後，再與牧馬者前去尋找皆不得見。紀昀言「意其山神歟？」[62]當中透露幾個信息，小人似有地位區分，地位高者身著衣服，同時，小人所食為熟食，遍身毛髮。紀昀所載小人存在共性，即他們不通漢語，且見於深山，不知所居，有神秘性。

康熙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尺許，與人無異，能按拍而歌，據短人所說他年三十。王士禎（1634—1711）詢問，此人為僬僥巨靈類也？[63]

袁枚（1716—1797）筆中的小人則位洞庭，高郵夏禮谷督學湖南，舟駛洞庭遇大風浪，夏禮谷為趕赴上任，故逆風而行，直至湖心見到水面上有兩小人，長尺許，

[57] 陸次雲，《峒谿纖志》上卷（台北：藝文書局，1965-1971），頁 10a。
[58] 查繼佐，《罪惟錄》，頁 560。
[59] 陸次雲，《峒谿纖志》上卷，頁 10b。
[60]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 128-130。
[61] 俞浩，《西域考古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 508-509。
[62]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頁 1168。
[63] 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5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目微黑，船中眾人都有看到。[64]無論是深山的小人或是湖中所見，身體皆黑，我們似可說，對神奇小人，時人存在共同想像。

晚些年間，清代外交家曾紀澤（1839－1890）親眼見過小人。他說光緒七年（1881年）三月十六日與妻子、家人觀僬僥人。曾氏清楚記載年記、體重，並且有奇聲啾啾，體態柔軟似數月嬰兒，於語言酬應無異成人。[65]

當然，歷來典籍中的小人國描述並未消逝在清人視角。如王鳴盛（1722—1797）《蛾術編．僬僥》「仲尼對吳客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山海經》有小人國，人長九寸，在大荒東，是更短於僬僥矣。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括地志》：在大秦國北。晉胥臣對文公曰僮昏、髳瘡，官師所不材也。然則焦僥國不獨西南蠻、大秦北、中國亦有之。」[66]敘述對小人有明確清晰的整理，並指出僬僥非異域獨有，也常見中國。此外，亦注「焦僥即周饒也，長三尺。菌人即靖人也，長九寸」與郝懿行相類。

上述可見清代豐富的小人知識，只是，內容中卻鮮少看到竫人的紀載，泰半與僬僥相關，與前朝不同。清人似對小人與鶴故事關注較少，至少幾位學者筆記中未曾出現，就目前掌握的資料，相關故事出現在道光間的筆記。宣鼎（1832—1880）《夜雨秋燈錄》載，澳門有人叫仇端，時常出海。某次出海遇大風浪，船停泊於古島，島上有許多枯樹多孔洞，洞中住小人長七八寸，帶彎刀弓矢，好戰，不敢獨行。仇端回到澳門訪問耆老，皆以為僬僥國人。問洋人，則答其人可以醃漬成臘，味道甘美。小人不敢獨行，害怕海鵠銜去。[67]故事中有多個傳說糅雜的情況，除小人與樹、小人與鶴外，還有人臘故事，較早見《南村輟耕錄》所載。[68]我們發現一個重要信息，故事主角已不再是竫人，而為焦僥！這或許與清代關注僬僥有關。幾百年後，竫人終於脫離戰爭、被鶴吞食之苦了。

---

64 袁枚，《子不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夏太史說三事〉，頁 89。

65 曾紀澤，《曾惠敏公使西日紀》卷 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頁 41a。

66 王鳴盛，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冊 8（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082。

67 宣鼎，《葉雨秋燈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樹孔中小人〉，頁 143-146。

68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76。「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臘出售，余獲一，觀其形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須頭髮，披至臀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偏身黃毛，長二分，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背後，剜去腸髒，實以他物，仍縫合烘干，故至今無恙。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為此小人也。靖或作淨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臘者豈其人與？」必須注意，陶宗儀所描述小人形象與蔣本靖人十分形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古今圖書集成》的小人國知識構設

（一）唐宋間官修類書的小人國知識

目前掌握資料來看，官修類書記載小人至宋代《太平御覽》才明顯增加。隋唐的《北堂書鈔》與《藝文類聚》關注的小人，乃焦僥貢沒羽[69]，倒是《初學記》特別注意小人差異，有相對的完整梳理。卷 19〈人部下・短人第五〉引《國語》「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方言》「侏儒，短人也」，並載歷來著述中身形短小的人物，《漢武帝故事》東郡送一短人常七寸名曰巨靈；嚴延年短小精幹，敏銳；婁護短小精辨等。也記小人不同傳說，如《占夢書》凡夢到侏儒的人做事不成，舉事無名，為人所看輕；《拾遺記》員嶠山駝移國人長三尺壽可萬歲，與《神異經》鶴國。[70]《初學記》是唐代張說、徐堅為皇子所編類書。可想，詳實的小人知識，是為方便學習者了解。書中也反覆徵引郭璞小人圖讚，似是為強調小人差異。此外，《初學記》有事對「西海畏鵠　東方東方紿騶」前者所載為鶴吞小人傳說，後則引《漢書》「東方朔紿騶曰：帝以若曹無益於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71]兩者並列成對旨在描述小人的驚懼。透過事對，編纂者將鶴與小人故事指向西方。

宋代《太平御覽》將小人內容分為幾個部分，卷 378「人事十九」將短人細分為短中國人與短絕域人。前者載歷代中國身形短小的人物，如晏子（前 578—前 500）等，類書所梳理出的小人多半短小精幹，聰明伶俐，如《漢書》「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頁 1873）龔遂當時歲七十，宣帝命他為太守，前往盜寇橫生的渤海，透過「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平定寇亂。然紀載中，令人矚目的是，引《博物志》

>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車，罵詈瞋目。后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

[69] 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卷 10 頁 4b、卷 31 頁 7a。歐陽詢：《宋本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342。

[70] 徐堅：《初學記》（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刊本，收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籍選刊》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22-123。

[71] 徐堅：《初學記》，頁 122-1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于鳴鵠嗉中游，長三寸三分。」（頁 1874）

《御覽》所引，今本《博物志》不得見。張華（232—300）所載，相較《神異經》描述西海之外的鶴國更趨近中國，更似真實、貼近於今日所認知的小人抗鶴故事，並且較早且完整。內容雖無直白陳述小人戰鵠，我們仍可透過小人「身穿白圭之袍、帶劍持車」狀態得知，小人是在戰爭狀態被鵠食獲。

齊桓公詢問小人是否可見於天下，陳章回答李子敖長三寸三在鳴鵠嗉中游。不能忽視張華曾注《神異經》。《類聚》卷 90〈鳥部上・鶴〉、《御覽》引《神異經》小人與鶴傳說都有張華注「張茂先曰此陳章對桓公也」[72]、「張華注曰此陳章對齊桓公云，西海之外鵠國男女皆七寸」（頁 1875）。如此，我們似可肯定齊桓公故事不是改寫《神異經》，而是流傳當時的相關故事。故事傳遞一個重要信息，齊國於今日中國東北，與張華所在范陽方城（今河北固安縣）大致媒合。簡言之，《博物志》所述應具地域性，流傳中國東北地帶，只是我們無從得知，鵠從何處來。

「絕域小人」關注域外小人，所引內容大致皆可見前面所及，如《詩含神霧》、《列子》、《神異經》、《外國圖》等。[73]除外，《御覽》亦引《魏略・西域傳》魏時所聞西域有短人國，產有大量珠類。（頁 1874）另，引郭義恭（晉，？－？）《廣志》云「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人，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頁 1875），東西皆有小人，這些小人敘述中，似乎看到一個特殊現象，東方小人比西方更小。那究竟小人來自何方？《御覽》〈四夷部〉可以視作時人對域外小人地理方位的認識。

倭國東邊海域有一朱儒國，其人三四尺。卷 782〈東夷三・倭國〉引《魏志》「倭國之東，渡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也，又有朱中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倭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墨，其南舩行一年可至」（頁 3596），「中」應為衍字。

卷 790〈南蠻六・僬僥國〉引《後漢書》、《列子》、《山海經》、《家語》、《外國圖》，足見宋以前僬僥國文獻不少。僬僥國與周饒國並無差別，都被歸類其中。觀其引《後漢書》「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犎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頁 3630）可知，小人戰鶴、鶴

72 歐陽詢：《宋本藝文類聚》，頁 2318。

73 《御覽》編制有參考唐代類書的痕跡，其中承衍《初學記》最明顯。觀察「人事部」內容與《初學記》短人所載知識相近，只是《御覽》在知識建構基礎上，添置新內容並細緻化。相關討論參見曾學杰，〈《初學記》引《山海經》考述〉《輔大中文所學刊》，48（台北，2024 年 11 月），頁 15-19。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知識庫

與小人與之無關，並且，鳥獸畏懼僬僥國人，《外國圖》有類似描述。不僅如此，《御覽》對南蠻的整理是值得注意的，我們發現編纂者在當中打破原先《山海經》的方位秩序，好似《山海經》多數的遠國異人都來自南方。例如〈海外東經〉君子、大人、玄股、毛民，〈海外西經〉三身、一臂、女子、軒轅都載於南蠻。是編纂者有意為之，又或是當時異域知識，不詳道理的異域遠國皆位南方？

卷 795〈西戎四・大食〉引《唐書》「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極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干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頁 3662）卷 986〈藥部三・芝下〉也有關小人的紀載，引《抱朴子》「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即成仙」（頁 4497）此處小人乃肉芝，但芝可以移動，食之長壽。

卷 796〈西戎五〉有兩種小人。首先短人引《通典》、《突厥本末紀》，此處《通典》所載與上述《魏略》內容相類，而《突厥本末紀》則曰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毛髮像似羊胞之狀，突厥稱之羊胞頭。短人國沒有其他族類，也無盜寇，但有大鳥七八尺高，會食短人，皆持弓矢防備。下方有案語此即《魏略》短人國。這段文字就是《廣注》所引《北域本末記》，吳任臣認為此國是僬僥國，與《御覽》呈現知識不同。其次，則是「小人」也引《通典》「小人，在秦之南，軀才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鵠所食。大秦之南，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貨以酬報」。（頁 3666、3667）小人、短人被視為兩種異人，或是受《通典》影響。必須注意的是，《御覽》將兩則與鶴有關的故事歸類西戎，也就是說，不論小人戰鶴或鶴食小人都是西域故事，與明代圖像闡釋不同。

綜上，《御覽》小人記載中，雖沒有看到令人期待的「竫人」，但小人知識在唐宋官修類書中相對完整，東西南三方皆有小人，同時《御覽》似對西方小人有更多神話想像。

最後，我想以《永樂大典》為此節作結。須重申的是，今見《大典》並不完整。當中，尚存小人相關內容見於〈人部〉兩處。首先，卷 2978 引《御覽・人部》，編纂者將原先《御覽》的分類合併，似為總論[74]；卷 3007 則有小人、短人，兩處內容亦與《御覽》無異，只是編纂者稱徵引自《通志》。值得注意的是，小人條多引《事

[74] 解縉，《永樂大典》冊 23 卷 2978（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7-10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廣記》「小人國，名曰竫，長九吋，海鸛吞之」[75]《事林廣記》，南宋末年福建崇安陳元靚（？－？）著。這條資料十分重要，說明兩件事情，可以將「鶴吞竫人」傳說出現時代再往前一點，比原先推測元代《異域志》還要更早，南宋便有相關資料；再則，《大典》對異域小人關注體現在「鶴與小人」傳說上，且竫人扮演要角。換句話說，從明初到晚明，小人國知識幾乎可說籠罩在「東方竫人被鶴所吞」中，這突如其來的驚喜，也為竫人身分增加一層神秘面紗。

（二）《集成》中的小人國知識

《古今圖書集成》有關小人紀載可見三處。《明倫匯編．人事典．形貌部》小人知識編纂與《御覽．人事》所關注內容大致相同，只是編纂者並未特別區分小人知識，而是將異人知識糅雜一起，亦不區分域內與域外，採用編年形式呈現。相較前朝類書對特殊形貌進行區分，《人事典》載錄方式更似旨在體現歷來有別常人外型的相關載錄，凡特殊且典籍有載者都是其關注內容。該典對域外小人的記載只有一則，引自《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倭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76]《東夷傳》所及侏儒國與《御覽》引〈魏志．倭人傳〉的知識大抵相同。在此之外，我們未看到其他有關域外小人敘事。《神異典．異人部》則引《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分，其君朱衣元冠，乘輅車馬，引為威儀。居人遇其乘車，抓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為物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僊藥也。」[77]有別前文所見，《神異典》所載小人身長僅一分。或見版本不同？又或編纂刊刻訛誤？不僅如此，徵引內容是歷來官修類書中最為完整。編纂者也引用《南村輟耕錄》人臘的故事。[78]可見，《神異典》更關注小人的非常，且小人來自域外，只是其中不包含鶴與小人故事。

《神異典．妖怪部》也載小人，引《博異記》元和中劉希昂遇禍前，家人如廁，聽到廁所裡傳出聲音「即來，且從容」，家人告知劉希昂，劉希昂前往一觀，有一小人長尺餘持鎗跨馬而出。又引《酉陽雜俎》讀書人夜讀看見小人的故事，故事中

[75] 解縉，《永樂大典》冊 24 卷 3007，頁 11b-12a。
[76] 陳夢雷，《人事典》卷 26 形貌部記事 2 之 16。
[77] 陳夢雷，《神異典》卷 312 異人部外編之 1。
[78] 陳夢雷，《神異典》卷 312 異人部雜錄之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小人與守宮有關。還有一則關於小人遊於紫牡丹上的故事。《續酉陽雜俎》「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79]而關於小人國的地理認識則見《邊裔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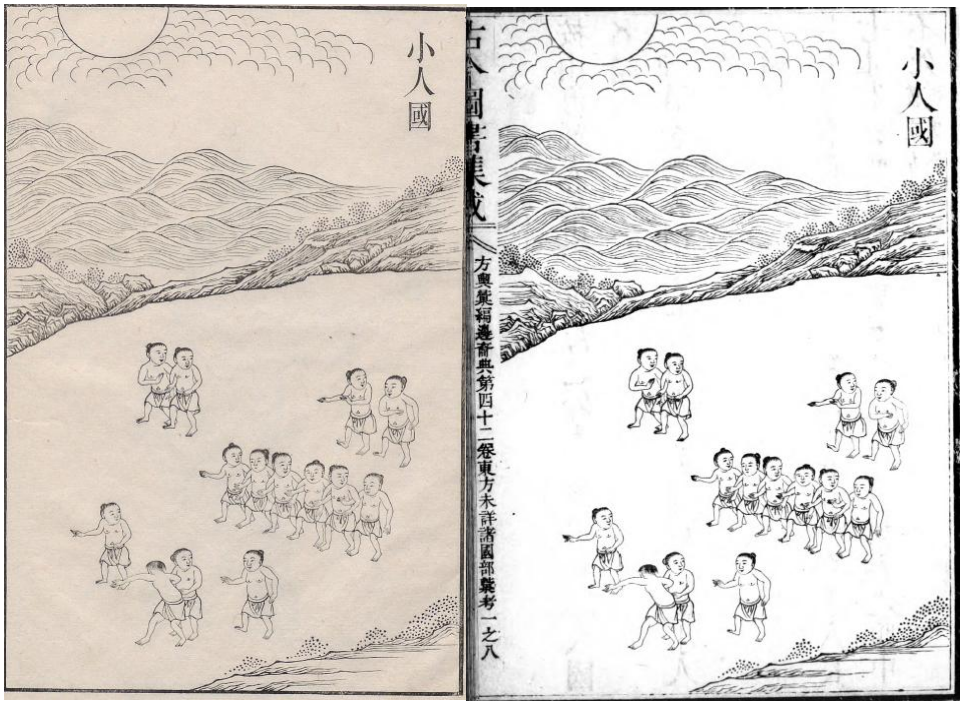
《邊裔典》有一張小人圖，位於〈東方未詳諸國部〉。編纂者對「未詳諸國」的定義「按外國之名不見於正史，據其國都方向亦未詳，或即原本所載，或即東方諸國左右旁近，彷彿可以推者統入東方未詳諸國」[80]，《邊裔典》小人圖改繪自《圖會》。圖像上有豐富背景，小人成群在一個廣大平台上方，左上角有象徵大海的波浪線條，還有太陽與雲霞。這張小人圖還可見於現藏日本內閣文庫的雍正年間《內府全圖》中，學者指出《內府全圖》是《集成》圖像試繪本。[81]顯然，當繪者看到小人國圖時，便已打算為他加上豐富背景，此現象並非常態，加繪背景的情況在東方諸國中僅見於小人國圖，繪者意欲何為？《邊裔典》所參考的《圖會》小人圖，受到晚明異域知識影響，壟罩在小人與鶴的故事。

[79] 陳夢雷，《神異典》卷 310 妖怪部雜錄記事四之 1、2、10、11、22。

[80] 陳夢雷，《邊裔典》卷 42 東方未詳諸國部彙考 1 之 1。

[81] 不著撰人，《內府全圖》，清雍正年間，日本內閣文庫藏。（日）大渕貴之，〈蔣廷錫による『古今図書集成』挿図の改編について──日本内閣文庫所蔵『古今図書集成図纂』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国文学論集》38（京都，2009 年 12 月），頁 77-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7）小人國。左起《內府全圖》、《邊裔典》。

對此《邊裔典》有縝密梳理，圖考：

> 按《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中有小人國，名靖人注《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
>
> 按《續博物志》：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光武時，穎川張仲師長按二寸。東方朔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元冠。鶴國男女，皆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 不死。按東方朔所言在西北即僬僥國也與此不同
>
> 按《三才圖會》東方有小人國，名曰竫，長九寸，海鶴遇而吞之，故出則群行。[82]

透過典籍整理，《邊裔典》將《圖會》的小人敘事梳理區分，編纂者視域下，東方小人與海鶴不具關連性。回看圖像，透過增繪，似可感受小人國所帶來的祥和歡樂。也是對《圖會》增加小人的畫面給予詮釋：小人們位處廣闊空間、嘻笑打鬧，海浪濤濤，陽光普照。劉亞惟提到《圖會》小人國文字無法和圖像內容直接關聯，文中未提排列對陣，與之相似說法《荷馬史詩》便已出現，人類模仿鳥類飛行

[82] 清・陳夢雷，《邊裔典》卷 42 東方未詳諸國部彙考 1 之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列陣來排兵佈陣。[83]顯然，這並非《邊裔典》所想強調，就如前文所梳理，清初已不再著重靖人與鶴的敘述，如此，研究者認為《圖會》顯示的小人國是列隊佈陣的看法，也值得我們深思。歷來鶴與小人的文獻中，小人多半滿腹經綸、長壽、萬物不敢犯，唯獨只怕鶴。《圖會》未繪有鶴行於空，圖像更似強調鶴常犯所帶來的恐懼，故而不敢郡行。《邊裔典》不見小人的「恐懼」，反而透露「樂園」國度的氛圍。在編纂者想像中，小人國似乎是位於東方海上，仙鄉般未詳的存在。東方靖人與鶴無關，那被鶴所迫的小人位在何方？

〈西方未詳諸國部〉有鵠國。引《杜氏通典》「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惟畏海鵠，鵠見必吞之，在鵠腹中不死，鵠一舉亦千里」[84]同於《御覽》，編纂者也認為受鶴所苦的小人來自西方。《邊裔典》也對西方小人有更多傳說想像，同屬西方諸國的大食記事裡，編纂者也載有「小兒樹」傳說，附有圖像，引自《述異記》。[85]僬僥國則位南方諸國，且在編纂者眼中《山海經》所繫周饒國、僬僥國同屬個國家。[86]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官修類書對小人國方位與知識有大致的認識，只是《邊裔典》知識構設下，藉由史載與否又將域外國家區分詳與未詳。虛實間，《邊裔典》區分更加細膩，同時它也釐清明代圖像的小人問題並且給與當代的詮釋。

五、明清地圖裡的小人國

小人國在歷來形象多樣且複雜，我想以明清地圖為本文作結。或許透過地圖，可以更直接了解明清對小人國知識的理解。從現存資料顯示，小人國在地圖是明代之後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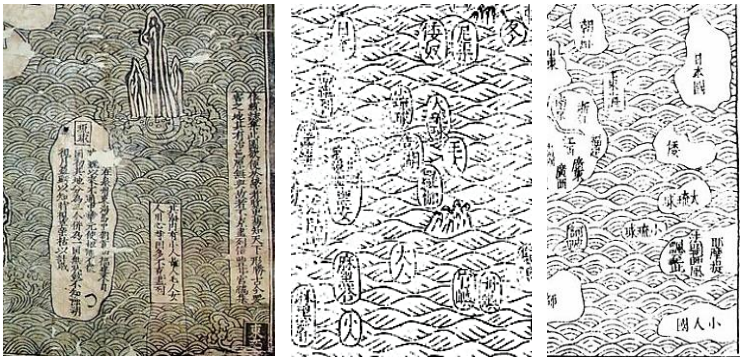
（一）明清「華夷圖」的小人國

就掌握的資料來看，小人國最早出現在中國東邊海域，《古今形勝之圖》小人國位於日本下方、琉球左側，製圖者以文字描述方式呈現「其海內有小人長人毛人女人川

[83] 劉亞惟，〈異族傳說的圖文流傳：「恆與鶴戰」的小人國故事〉，頁 109。
[84] 陳夢雷：《邊裔典》卷 88 西方未詳諸國部彙考 2 之 6。
[85] 陳夢雷：《邊裔典》卷 78 大食部記事之 1。
[86] 陳夢雷：《邊裔典》卷 96 僬僥部彙考 2 之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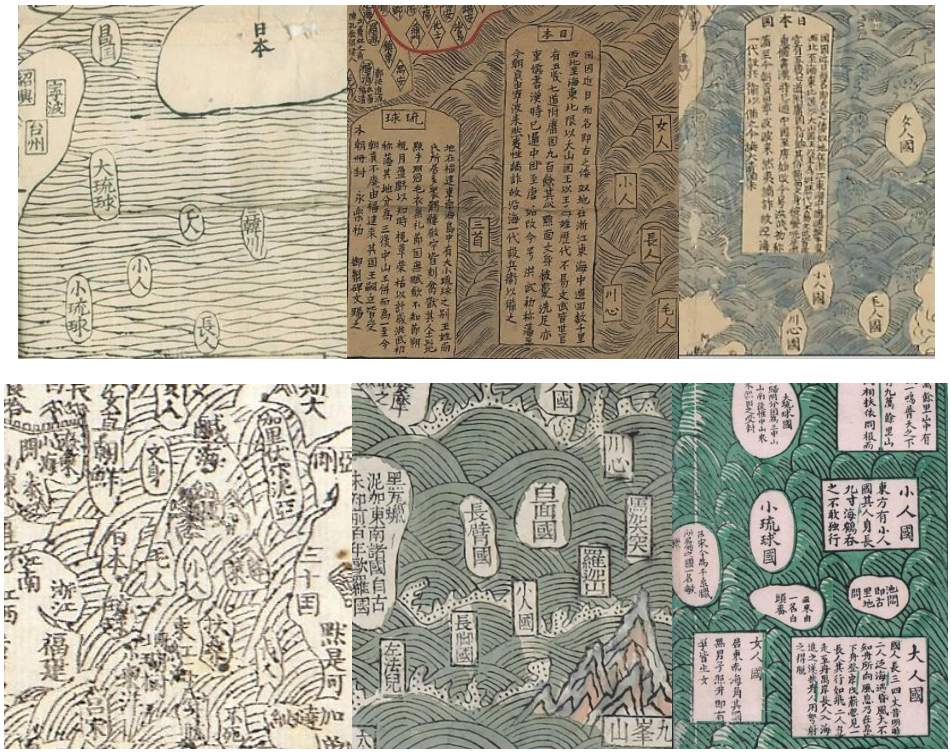
心等國多不刻盡列」，敘事傳統可追溯現藏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宋代「華夷圖」[87]與稅安禮（1098-1100）《古今華夷區域揔要圖》。[88]前者據碑文所及，乃唐代賈耽（730—805）《海內華夷圖》所繪，圖像左側提到「東夷海中之國濊貊 三韓 扶桑 日本 倭國 大漢 文身 毛人 蝦夷 女國 琉求 宋至著日本」；後者則將東夷海外國家繪製在地圖上方，並有簡介「東夷海中之國濊貊、弁韓、扶餘、日本倭奴、毛人、蝦蛦、女國、琉球，本朝至者日本國」。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形勝之圖》所描述中國東方海域內容與宋代《華夷圖》多有重複，惟《華夷圖》中尚未出現小人國，藉此，或可推測地圖上的小人國到明代才出現。不僅《古今形勝之圖》，明代地圖中不斷出現小人國在東方海域。章潢（1526－1608）《圖書編》的〈東南海夷圖〉與〈四海華夷總圖〉皆繪有小人國，兩者小人國位於大小琉球下方，更為南邊。《皇明輿地之圖》小人國則鄰近小琉球，上有大琉球與毛人，右下方則有長人國。不難看出地圖中的小人國知識存在承衍關係。（圖 8）



[87] 不明：《華夷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原石刻於南宋紹興六年（1136）現藏於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與「禹跡圖」乃一石兩面。

[88] 稅安禮：《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據日本東洋文庫藏宋南宋紹興前期刻本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6－7。關於作者有兩說，一為蘇軾、一為稅安禮，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後者為是。就版本而言，今見明刻本居多，而東洋文庫所藏南宋刻本是最早版本，據曹宛如言，宋本與明本相較下，明本訛誤較多，前者是較好版本，也是目前所見中國最早地圖集，相關討論見該書，頁 1-5。

臺灣大學圖書館



（圖 8）左起《古今形勝之圖》(1555)[89] 、《東南海夷圖》、《四海華夷總圖》[90]、《皇明輿地之圖》（1631）[91]、《皇明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迹》(1643)[92]、《天下九邊萬國人跡全圖》(1663)[93]、《三才一貫圖》(1722)[94]、《乾隆天下地輿圖》（1743）[95]、《古今地輿全圖》（1892 重修）[96]。

卜正民提到，地圖最早受到利瑪竇地圖影響的是梁輈（？－？）《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97]（1605 或 1617，下稱梁圖），其圖使用中國地圖繪製形式結合歐洲地圖知識，採用中國士人傾向接受的方式，以此來表現當時最先進的知識。此

89 喻時，《古今形勝之圖》，西班牙塞維利亞市（Sevilla）印度總檔案館藏。
90 章潢，《圖書編》，據萬曆 41 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本文所用像皆據此本。
91 吳悌校，《皇明輿地圖》明崇禎四年孫起樞重刊，臨泉堂翻刻本，日本橫濱大學博物館藏。
92 季明臺，《皇明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蹟》，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93 王君甫，《天下九邊萬國人跡全圖》，橫濱圖書館藏。
94 呂安世，《三才一貫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95 不明，《乾隆天下輿地圖》，大英博物館藏。該圖原無名，乃後人擬定。
96 劉明杰，《古今輿地全圖》，京都義和堂存版。
97 海野一隆，《東洋地理學史研究（大陸篇）》（大阪：清文堂出版株式會社，2004），頁 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藏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季名臺《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1643)與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季明臺《皇明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1643)，兩圖都與梁圖相似。[98]實際觀察梁圖，地圖東邊海域未出現小人國，而與其圖較為相似的大英博物館藏《乾隆天下輿地圖》將小人國繪在整幅地圖右下角，九峯山上方，小人國上有長臂、白面等國，左下為長腳國。《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99]、《天下九邊萬國人跡全圖》的小人國則繪日本下緣，附近有毛人、川心國，《皇明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蹟》中這些小國則位於日本東側。光緒年間重刻《古今輿地全圖》中小人國介紹與晚明小人圖像描述相同。

明清地圖對中國東方小人國認識有同有異，但最大共性在於地圖都將小人國繪於中國東方、東南方，與《山海經》描述的靖人於東北不同，似乎與明代小人見聞有密切關係。

李毓中曾探討西班牙 1574 年所獲的《古今形勝圖》。提到當時譯者對此圖的詮釋，認為地圖那段有關毛人文字為琉球，島上住著許多矮人、也有兩噚高大小的人，當中國人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便逃逸無蹤，另有野人、長有羽毛的人、沒有男人共同生活的女人，在胸部穿洞的人，以及其他未知人種。[100]西班牙人認為，這些遠國異人在同個島上共存，似在東邊域外形成一個場域。

西班牙人的詮釋與明清地圖所呈現，不免讓人想到流傳在台灣原住民各族的小黑人神話，小黑人吸食蒸氣飽腹、居住地底下，他們擁有穀物，原住民所種穀物就是從他們那裡偷來的。無論中國或台灣原住民，小人似乎都是穀物的擁有者，而總有外來者前來偷竊。小黑人還很善戰，布農族神話描述曾有一群小黑人三尺，驍勇善戰，卻敵不過他們的祖先，故而逃到對岸。[101]這些敘述中，似乎看到東方對小人國存在共同想像。必須注意到，西班牙人對地圖的敘述或非編造，而是當時的見聞，明清間西班牙曾在此遊走，也短暫佔領台灣北部。小人、毛人、女人等國家在中國東方海域似乎形成一個文化圈，他們或存在共性或具相同特徵。

98 卜正民著，馮益達譯，《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台北：聯經，2023)，頁 27-40。

99 曹君義，《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成一農，《中國古代輿地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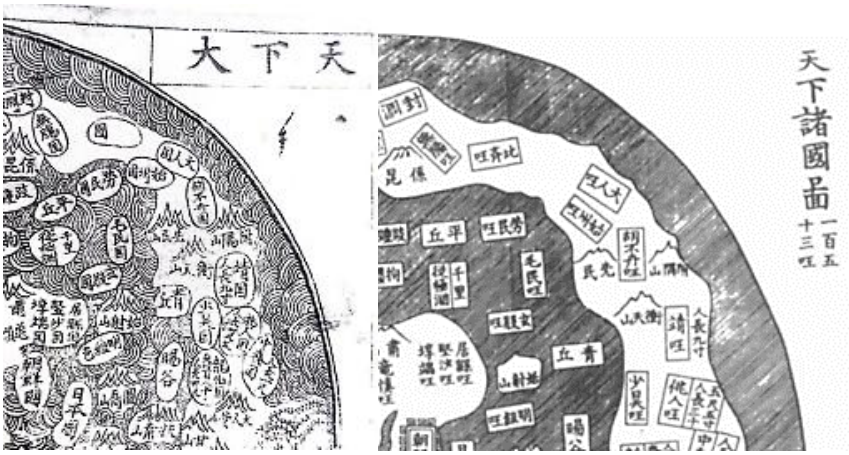
100 李毓中，〈「建構」中國：西班牙人 1574 年所或大明《古今形勝之圖》研究〉《明代研究》第 21 期(2013 年 12 月)，頁 13-14。

101 鹿憶鹿，《粟種與火種：台灣原住民族的神話與傳說》(台北：秀威，2017)，頁 221-2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17-18 世紀的韓國天下圖

17-18 世韓國出現一批冠名「天下圖」的地圖，圖中國度與《山海經》有密切關係，學界已有討論。[102]天下圖以圓形繪製輪廓，圖板呈現陸地與海洋環環相扣的結構，整體可分四層，由內向外。小人國在第三層與日本、朝鮮等國不同場域。製圖者將稱小人國稱為「靖國」，旁邊有注解，人長九寸。天下圖的靖國與《山海經》描述相符，畫在東北處。靖國下方則有姚人、龍伯等國家，與小人國形成對比。天下圖中並非將《山海經》的所有小人國都繪製在地圖上，圖示中只出現靖國，這或許受到明代東方竫人知識的影響。（圖 9）同時，並非所有天下圖皆有靖國，有一批天下圖左上方的靖國被其他國家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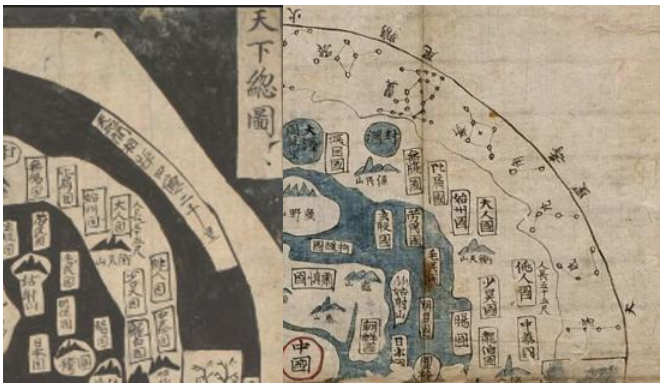


[102] 劉宗迪，〈《山海經》與古代朝鮮的世界觀〉《中原文化研究》，6（河南，2016 年 12 月），頁 14-23。鹿憶鹿，《異人　異域　異獸：《山海經》在明代》，頁 157-158。同時文中他提到中村拓對於韓國的《天下圖》有較詳細的討論，他研究的十幾種的天下圖，認為核心大陸上的地名多出自諸如《漢書》、《舊唐書》、《通典》等史書，而在內海和環形大陸上則多為《山海經》中的神話地名。而在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為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上海，2008 年 6 月），頁 30-41。比較朝鮮與日本的世界地圖並且指出朝鮮天下圖繼續承襲中國的天下觀，但在其天下圖中卻企圖建構一個既舊又新，既實又虛的世界，與中國不同的是，天下圖中的世界。雖然仍以中國為中心，同時中國、朝鮮、日本等又分別自為一體，在他們的繪置中呈現出天下圖在前的天下總體格局，隨後是中國、日本、朝鮮的八道。

臺灣大學圖書館



（圖 9）韓國《天下圖》小人國。[103]
左起海野一隆藏、法國學者古朗藏、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



（圖 10）沒有靖國的天下圖。橫濱圖書館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沒有靖國的天下圖存在共性，即是他們多半具有特殊邊框，如橫濱圖書館藏天下圖為八邊型，韓國國立圖書館藏版繪有星宿。這些天下圖的內容與《山海經》呈現秩序不同，《海外東經》的遠國依序為勞民、毛民、玄股，而這些沒有靖國的天下圖則將勞民、玄股並排，置於毛人國上方。（圖 10）

透過天下圖，我們似乎看到製圖者對東方小人不同想像。小人國與日本、朝鮮等國不屬同一個場域之中，許是受到《山海經》將其歸置在大荒有關，如此可以說明，製圖者認為小人國乃虛而不可見的國度。在此之外，日本龍谷大學藏有張

[103] 不明，18-19 世紀韓國古地圖《天下圖》，此處引圖甚多，為避免反覆徵引，僅在圖下說明出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乃朝鮮王朝建立初期由李蕆所製，這是韓國第一張世界地圖。（圖 11）



（圖 11）《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70 年以前）[104]

地圖的製作可追溯到元代。建文元年（1399），朝鮮賀使金士衡在中國看到元代李澤民（？－？）《聲教廣被圖》與僧人清俊（1318-1392）《混一疆理圖》，並將二圖副本帶回朝鮮。建文四年（1402）經過金士衡、李蕆等人校對，由權近補上日本與朝鮮的部分，在絹上繪製完成縱 185 厘米、橫 168 厘的彩繪《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05]地圖繪有小人國在日本左側，所繪樣式與明代地圖不太相同。這張地圖在本文解讀小人國知識上十分珍貴，可分兩層次。首先，倘若小人國非李蕆等所加，而是所見地圖便已繪製，那說明元代地圖就已具備小人國，且與明代所見地圖詮釋不同；其二，如果小人國為李蕆等人所加，則說明朝鮮也具備東海上有小人知識，位於日本西方。

透過天下圖與《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可以看到朝鮮對小人國不同的認識，有承衍《山海經》者，也有屬於較為當代地理知識，那在地圖與小人有密切關係的日本呢？

104 李蕆，《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龍谷大學圖書館藏。
105 梁二平，《中國海圖史》（香港：開明書店，2021 年），頁 2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日本萬國人物圖與四十二人圖

日本《倭漢三才圖會》有一幅小人與鶴圖，與晚明日用類書相似。《唐物語》與《異國物語》也都繪有與《倭漢三才圖會》相仿的小人圖像，鹿憶鹿曾對《山海經》圖像傳入日本的情況進行討論，提到奈良繪本《唐物語》的小人國圖應來自刻本《異國物語》。[106]只是，在日本小人圖像中，卻存在一系列與晚明小人國圖殊異的相關圖像，這些小人穿著完整衣物並列而行。



（圖 12）小人國。

左起《倭漢三才圖會》[107]、《唐物語》[108]、《異國人物帖》[109]（不詳）

[106] 鹿憶鹿，《異人　異域　異獸：《山海經》在明代》，頁 185-217。
[107] 寺嶋良安編，《倭漢三才圖會》（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印；大阪：秋田屋太右衛門，1824）。
[108] 不明，《唐物語》，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時代不詳。
[109] 不明，《異國人物帖》，京都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改正海外諸島図説》[110]（1854）、《四十二国人物》[111]（1821）、《四十二國圖說》[112](不詳)、《海外人物集》[113](1854)。

原先袒胸露背的小人在日本出現變化。小人身穿鮮豔衣帽手勾手並列，有些圖像小人還手握武器，這些華麗的衣帽厚重，顯然並非東方民族服飾，也非漢族樣式，更似異族。（圖 12）明顯日本繪者眼中，這些小人應不位處東方，而於他處，那日本人眼中，小人來自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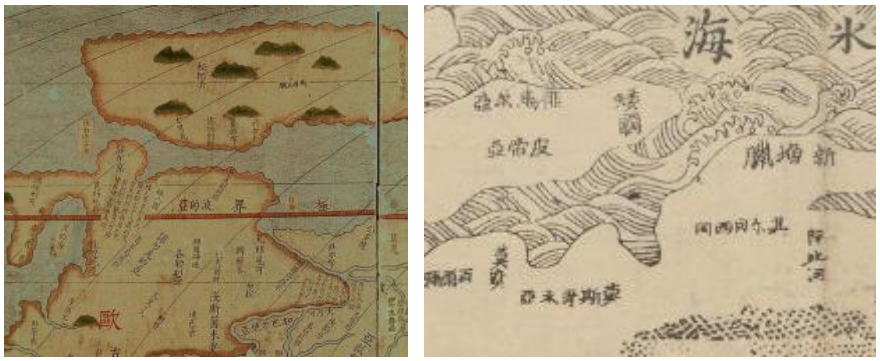
我們在京都圖書館藏的一幅地圖得到解答。《世界萬國日本ヨリ海上里數国印王城人物圖》小人國繪置在西北方，標示小人國的上方還繪有一組鶴與小人的圖像，圖示裡小人也穿著衣服。劉亞惟認為所見 19 世紀《萬國人物之圖》的小人國吸收《坤輿萬國全圖》因此繪於北歐極地。[114]（圖 13）





[110] 蠖屈陳人，《改正海外諸島図説》，京都圖書館藏。
[111] 西川如見，《四十二国人物》，京都國家圖書館藏。
[112] 西川求林，《四十二國圖說》，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113] 不明，《海外人物集》，京都圖書館藏
[114] 劉亞惟，〈異族傳說的圖文流傳：「恆與鶴戰」的小人國故事〉，頁 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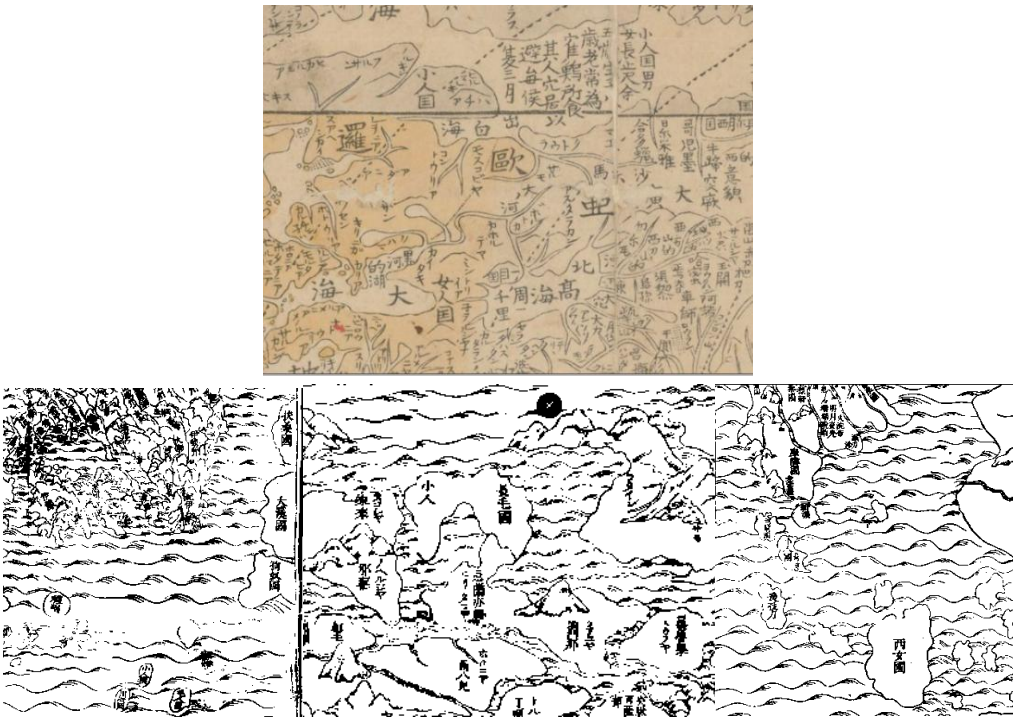
（圖 13）小人國。
左起《世界萬國日本ヨリ海上里數国印王城人物圖》[115]（18th）、
《世界万国日本ヨリ海上里数王城人物図》[116]（1853）、《坤輿萬國全圖》（1608）
[117]、《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

經過前文梳理，筆者則存在其他看法，與其說改繪是受到利瑪竇地圖影響，更像是明清間對小人國認知發生轉變。在清代，小人與鶴故事皆指向西方，載明代，與利瑪竇地圖同期的《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稱西北小人為矮國，與其圖之矮人國相似。

我於前文指出同幅地圖的左側，日本國下緣處也繪有小人國，如此，以明代小人知識而言，東方海域的小人國，才是鶴與小人故事發生的地點。然我們所見地圖裡，故事地點的改變皆是清代之後，如江戶末期《地球万国山海輿地全図説》就在西北小人國旁寫下鶴與小人的故事。1710 年《南瞻部洲萬國掌菓之圖》則出現三個不同方位的小人國。下圖依序為中國東邊海域、西北方與西南海上的小人國，幾乎與清代清代的小人國知識呈現媒合，值得注意的是，地圖中小人國附近都出現女人國。（圖 14）

115 不明，《世界萬國日本ヨリ海上里數国印王城人物圖》，京都圖書館藏。
116 不明，《世界万国日本ヨリ海上里数王城人物図》，橫濱大學圖書館藏。
117 利瑪竇、李之藻，《坤輿萬國全圖》，韓國實學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4）小人國。

左起《地球万国山海輿地全図説》[118]、《南瞻部洲萬國掌菓之圖》[119]

透過地圖，可見明清小人國知識的變遷，甚至是東亞文化圈中對小人國知識的吸收與再詮釋，透過討論或能對彼時小人國知識與傳播有更全面認識。

六、結語

本文以明清小人國文為對象進行討論。歷來小人國多樣，且存在豐富傳說，但明代文獻中，小人國知識幾乎壟罩在東方靖人上，無論鶴與小人傳說、刊刻圖像，或是時人所見。

這樣現像似乎是元明之際獨有的。透過清代文人對《山海經》考釋與筆下所陳述鶴與小人故事都與僬僥有更密切關係。同時，關注《集成》與唐宋以來的官修類書，我們發現官修類書對小人國知識存在承衍關係。過程中，編纂者也進行

[118] 不明，《地球万国山海輿地全図説》，橫濱圖書館藏。
[119] 浪華子，《南瞻部州萬國掌菓之圖》，橫濱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新知加入，如《永樂大典》載錄當時流行的靖人與鶴故事。也有對知識形成進行考釋與再詮釋，如《集成》重新檢視明代靖人與鶴故事，在圖像上，否定兩者關係，繪製下透露仙鄉樂園的圖景，並將故事發生地指向西方。

明清地圖的小人國詮釋，與明清圖像、文人對小人國知識變化契合。東方海域的小人國似成一個場域、文化圈，位在日本下緣、琉球國附近。藉由地圖中小人國地理顯示、明代東方靖人與鶴傳說，結合台灣原住民的小黑人神話似可說明，時人對東方海域異人存在共同想像，而且他們是穀物、土地擁有者，並面臨侵略者偷盜或掠奪。

鶴究竟吞了誰？歷代文獻解讀不同，必須指出的是，明代東方靖人與鶴故事具獨特性，目前所見較早說法來自南宋末年，只是我們無法解釋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知識轉變，而為何明代文人會接受且大量傳播成為當代特有知識。

小人國知識從中國傳播整個東亞，在地圖中有繼承《山海經》說法，也有當代知識，尤其日本小人國圖與地圖改繪明代圖像，將鶴與小人故事置於西北的情況，與清代知識媒合。

透過明清以來圖文所呈現的知識，小人國隨時代變遷出現不同變化，當中有經典再詮釋也有當代新知，本文不僅揭示明清對遠國異人的認識，也反映文化交流下，小人國知識傳播與變遷。域外知識構設中，有轉向、有承衍、還有屬於東方民族對小人國的想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一、文獻

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柳宗元，《柳河東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歐陽詢，《宋本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徐堅，《初學記》，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刊本，收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籍選刊》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不明，《華夷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稅安禮，《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黃仲元，《四如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馬端臨，《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周致中輯，周履靖、陳繼儒校，《異域志》，據明萬曆周履靖輯刊夷門廣牘本影印，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1971。

解縉，《永樂大典》，台北：世界書局，1962。

喻時，《古今形勝之圖》，西班牙塞維利亞市（Sevilla）印度總檔案館藏。

章潢，《圖書編》，據萬曆 41 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

吳悌校，《皇明輿地圖》明崇禎四年孫起樞重刊，臨泉堂翻刻本，日本：橫濱大學博物館藏。

季明臺，《皇明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蹟》，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李薈，《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龍谷大學圖書館藏。

利瑪竇、李之藻，《坤輿萬國全圖》，韓國實學博物館藏。

不詳，《異域圖志》，明刊本，現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

不著撰者，《五車拔錦》，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 1，東京：汲古書院，1999。

不著撰者，《三台萬用正宗》，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 3（東京：汲古書院，1999。

不著撰者，《五車萬寶全書》，收入小川陽一等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卷 8（東京：汲古書院，1999。

胡文煥輯，《新刻羸蟲錄》，據北京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 21 年胡文煥刊《格致叢書》本影印，北京：學院出版社，2001。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明萬曆刊本，北京中國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田藝蘅著，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台北：廣文書局，1969。

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顧起元著、孔一校，《客座贅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顧起元，《說略》，四庫全書本影印，杭州：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清乾隆 51 年金閶書業堂刊本，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清乾隆 48 年刻《經訓堂叢書》本，收入毛麗婭，《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一輯冊 10，成都：巴蜀書社，2019。

汪紱，《山海經存》，清光緒 21 年刻《汪雙池泉書叢書》本，毛麗婭，《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二輯冊 12，成都：巴蜀書社，2019。

談遷，汪北平點校：《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顧炎武，黃坤校點：《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查繼佐，《罪惟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陸次雲，《峒谿纖志》，台北：藝文書局，1965-1971。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

俞浩，《西域考古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

袁枚，《子不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曾紀澤，《曾惠敏公使西日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王鳴盛，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宣鼎，《葉雨秋燈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

不著撰人，《內府全圖》，日本內閣文庫藏。

王君甫，《天下九邊萬國人跡全圖》，橫濱圖書館藏。

呂安世輯，《三才一貫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不明，《乾隆天下輿地圖》，大英博物館藏。

劉明杰，《古今輿地全圖》，京都義和堂存版。

寺嶋良安編，《倭漢三才圖會》，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大阪：秋田屋太右衛門，1824。

不明，《唐物語》，巴黎：國家圖書館藏。

不明，《異國人物帖》，日本：京都圖書館藏。

蠖屈陳人，《改正海外諸島図説》，日本：京都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川如見，《四十二国人物》，日本：京都國家圖書館藏。

西川求林，《四十二國圖說》，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不明，《海外人物集》，日本：京都圖書館藏

不明，《世界萬國日本ヨリ海上里數国印王城人物圖》，日本：京都圖書館藏。

不明：《世界万国日本ヨリ海上里数王城人物図》，日本：横濱大學圖書館藏。

不明，《地球万国山海輿地全図説》，日本：横濱圖書館藏。

浪華子，《南瞻部州萬國掌菓之圖》，日本：横濱圖書館藏。

二、期刊論文

王永傑，〈利瑪竇、艾儒略世界地圖所記幾則傳說考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8：3（陝西，2013 年 7 月），頁 124-141。

李毓中，〈「建構」中國：西班牙人 1574 年所或大明《古今形勝之圖》研究〉《明代研究》，21（台北，2013 年 12 月），頁 13-14。

李鎔藝、韓香，〈中國史籍中的矮人群體──以侏儒、僬僥、短人為例〉《暨南史學》，26（廣東，2023 年 6 月），頁 34-45。

柯秉芳，〈論汪紱《山海經存》之圖文特色及其價值〉《有鳳初鳴年刊》，8（台北，2012 年 7 月），頁 277-300。

曹紅軍，〈《古今圖書集成》版本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3（北京：2007 年 9 月），頁 53-66。

張玉興，〈關於陳夢雷第二次流放的問題〉《清史研究通訊》，2（1984 年 4 月），頁 19-21

鹿憶鹿，〈嗜奇愛博，名物訓詁──《山海經廣注》的圖與文〉《淡江中文學報》，37（台北，2017 年 12 月），頁 101-139。

鹿憶鹿，〈《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東吳中文學報》，41（台北，2021 年 5 月），頁 67-102。

鹿憶鹿，〈汪紱《山海經存》中的民俗醫療──以〈五藏山經〉為中心〉《淡江中文學報》，44（台北，2021 年 6 月），頁 167-207。

鹿憶鹿，〈《山海經》羽民神話：遠國異人圖俗考〉《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6：5（2023 年 9 月），頁 1-12。

鹿憶鹿，〈現存《永樂大典》引《山海經》圖像考述〉《故宮學術季刊》，41：4（台北，2024 年 6 月），頁 35-88。

曾學杰，〈《初學記》引《山海經》考述〉《輔大中文所學刊》，48（台北，2024 年 11 月），頁 1-24。

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為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上海，2008 年 6 月），頁 30-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玉良，〈《古今圖書集成》考證拾零〉，《故宮博物院院刊》，1（北京，1985 年 3 月），頁 33-35。

趙長海，〈《古今圖書集成》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吉林，2004 年 5 月），頁 43-47。

劉宗迪，〈《山海經》與古代朝鮮的世界觀〉《中原文化研究》，6（河南，2016 年 12 月），頁 14-23

劉亞惟，〈以夏變夷：晚明「天下全圖」的域外知識來源與製圖觀〉《嶺南學報》，16（香港，2022 年 12 月），頁 253-291。

劉亞惟，〈異族傳說的圖文流傳：「恆與鶴戰」的小人國故事〉《中國學術年刊》，44：春（台北，2022 年 3 月），頁 89-115。

劉亞惟，〈域外傳說的真實與想像：大食國「人木」故事的跨文化流傳〉《淡江中文學報》，45（台北，2021 年 12 月），頁 267－294。

大渕貴之，〈蒋廷錫による『古今図書集成』挿図の改編について──日本内閣文庫所蔵『古今図書集成図纂』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国文学論集》，38（京都，2009 年 12 月），頁 77-91。

三、專書

石海英，《陳夢雷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學位論文，2007。

成一農，《中國古代輿地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施政昕，《王崇慶與《山海經釋義》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20。

陝西歷史博物館編，《中國古代壁畫（唐代）》，廣西：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台北：蓋亞文化，2009。

張銘洽主編，《章懷太子墓壁畫（中英文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梁二平，《中國海圖史》，香港：開明書店，2021。

鹿憶鹿，《粟種與火種：台灣原住民族的神話與傳說》，台北：秀威，2017。

鹿憶鹿，《異人　異域　異獸：《山海經》在明代》，台北：秀威，2021。

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台北：秀威，2023。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海野一隆：《東洋地理學史研究（大陸篇）》，大阪：清文堂出版株式會社，2004。

卜正民著，馮益達譯：《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台北：聯經，20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uests from the Sea:The Images and Texts of the Little People Kingdo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eng,Xue-jie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ages and texts of the Little People Kingdom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focuses on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mages of Jiren (竫人) and the motif of "a crane swallowing little people," as well as their transmiss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in Chinese and East Asian maps and images. The Little People Kingdom is a widely circulated exotic motif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China, the Shan hai jing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山海經》) records various little people with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appearances, such as the Jiaojiao Kingdom (僬僥國), Jingren (靖人), and Junren (菌人). However, late Ming writings consistently refer to the small people coming from the sea as Jiren (竫人), and both daily-use encyclopedias and the Sancai tuhui (Collected Illustrations of the Three Realms, 《三才圖會》) commonly depict the Eastern Jiren being swallowed by cranes. This paper takes this as an entry point to examine how Ming and Qing images and texts shaped knowledge of the Little People Kingdom.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it analyzes the images and related texts circulat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Second, it explores how early Qing scholars reinterpreted the Little People Kingdom, connecting it to the Jiaojiao Kingdom (僬僥國) in the Shan hai jing. Third, it examines official encyclopedias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ocusing on the editorial logic and image strategies presented in the Gujin tushu jicheng (Complete Collection of Illustrations and Writings from the Earliest to Current Times, 《古今圖書集成》).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location and depiction of the Little People Kingdom in Ming-Qing maps and in maps from Japan, Korea, and other East Asian regions, revealing the cross-cultural circulation of images and knowledge.

Who did the crane swallow? Through an analysis of images and texts, this paper reveals how the imagination of the Little People Kingdom evolved across time and space, demonstrating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knowledg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shared cultural constructions and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distant lands in East Asia.

Keywords: Little People Kingdom, Crane and Little People, Ming and Qing Maps, Reference Books, East As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